

本期人物

光复琿春的引路人——关荣海

在琿春抗战革命斗争史上,有一位满族英雄,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,他挺身而出,英勇献身,将一腔热血洒在解放的黎明前。

他叫关荣海,琿春县英安村人。少年时期的关荣海目睹自己家乡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蹂躏,他心如刀绞,立下决心,期待有一天能够加入革命队伍重整河山,报效祖国。

关荣海费尽心思寻找救国的途径。1927年秋,他来到热河省承德锥子山,投奔东北陆军22旅,后来被保送到东北讲武堂学习。

1933年2月,承德沦陷。同年5月26日,冯玉祥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,关荣海所在的22旅被编入抗日同盟军第1军24师,关荣海在师部任少校副官,后他又被调任东北军51军中校副官。

1937年6月,关荣海回到琿春探望病重父亲。不久,因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,平绥线、平汉线、津浦线、上海战场都在酣战中,关内交



张恩伟 作

通割断,他所在的部队转战在何处不得而知,归队无望只好作罢。

当时,关荣海居住的英安村被日本人强占,他带领妻子儿女被迫迁居到春化东兴镇。为隐避身世,关荣海在春化村公所充当事务员,伺机寻找为国效力的机会。

1945年,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巨大变化,日本帝国主义的覆灭指日可待。关荣海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,他摩拳擦掌,等待着大显身手,为家乡的早日光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
1945年8月9日,苏联第一远

东军第25军出兵琿春,在相继攻克中苏边境的各个战略要地后,兵临琿春城。因不明城内日军事部署动向,为避免遭致敌人突袭,部队暂时驻扎城外。8月11日午前,琿春街内各界人士在县城道院大厅集会,一致认为迎接苏联红军入城为上策,大家商议委派一名代表去红军驻地接洽。这时,关荣海突然站起来说道:“为了使全城百姓免遭战火之灾,我去迎接红军吧!”会议的主持者问他姓名、住址,有什么要求等,关荣海淡定地说:“我没有什么要求,现在已是燃眉之急,给我准备一面小红旗”当他接过小红旗转身要走时,突然一名穿戴道院道夫的老者走上前去对着关荣海喊道:“等等!我已70多岁了,我不怕死,我陪你去。”两人紧紧握手,相视而笑。他们二人迅速出城行至东河堤,在河堤西侧,关荣海取出标有日军在琿春驻地、撤退路线、适宜进攻路线的略图,嘱咐老

人在原地等待。他走上河堤仔细观察,发现玉米地里藏有红军,便面向东方坐于河堤东坡上,点燃一支烟做镇静地抽着,扫视河堤南北并无动静,便从袖口内抽出小红旗向东北挥动。这时,河堤西侧“砰”的一声枪响,接着枪声大作,关荣海中弹身子一歪,他跟踉跄跄地跃下大堤,忍着剧痛蹒跚过车大人沟河,钻入玉米地,行至苏军营地时,衣裤已被鲜血染红。他被两名苏军士兵搀扶到一辆坦克前。关荣海双手颤巍巍将图纸掏出来交到一名苏军军官的手上,不一会儿,终因失血过多,停止了呼吸。

在关荣海提供的略图指引下,红军分两路冲入琿春城。就差那么个把小时,关荣海却没能看到胜利的旗帜在琿春城的上空飘扬。他用生命为琿春解放打开了胜利之门,琿春人民应当永远怀念他。

(摘自《红色记忆——琿春革命老区故事汇》)

满族剪纸,作品粗犷朴实,主题鲜明。大多数民间艺人都喜欢剪一些神话传说、民间习俗、历史传奇人物、动物和花鸟,以及各个朝代劳动人们的生活起居、乡土风情和发生在身边的事情。

由于满族人的祖先崇拜意识特别强,满族剪纸也随之较多的反映了这一方面的内容,如《萨满祭祀》《嬷嬷人》等许多历史作品。在琿春市杨泡满族乡就有着这样一群爱好满族剪纸的民间艺人,她们用劳动的双手,剪出粗犷朴实的作品,传承着满族剪纸文化和这个民族对生活、自然、情感世界的艺术沉淀。有很多作品是反映和记述满族民族习俗,充满山野气息。从那些古朴的剪纸作品中,可以看到满族先人们在山林里捕猎,在河水中打鱼情景,还有古老的婚嫁、祭祀、男耕女织等图案都跃然纸上。

最古老的满族女神“嬷嬷人”,就是一些八十岁以上老人们最爱剪的内容。每逢过年节,老人们就用红纸剪几个《嬷嬷人》贴在窗上或墙上,表示敬仰。还有一种说法:“避邪”。

满族剪纸在萨满文化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,比如:在满族人祭天、祭祖时就要剪“七星人”。据杨泡满族乡松林村四组已故满族老人郎柏岭讲:很早以前,每逢年节,满族旗人都要搞祭祀,特别是过年,每年的腊月二十三过小年,都要杀猪祭祀。要选全身没有杂毛的黑猪,杀完后,把猪“下水”放在用木板做的吊斗里,同时放上五谷杂粮,吊在门前的“索罗杆子”上,供奉乌鸦,说是三天内上面的东西被乌鸦吃完,示为吉祥。把杀好的猪肉摆放在池盘里,放在西大炕的供桌上供上香火,再用白纸或者黄纸剪成一串手拉手的七个娃娃(七星人),意思是让七个小神上天通知天神,然后,

家人按辈份冲西墙上供的祖宗牌位叩头三遍。最后把肉切成小块放到大锅里煮熟,全家围坐,将肉蘸盐沫而食。如此时来客,只要在祖宗牌位前叩头三遍即可同食,吃完也不用言谢。

满族的葬礼也离不开剪纸,死者用的棺材里面贴的星星、月亮都是纸剪而成的,还有用长条白纸剪的“灵头幡”,都是有讲究的。最初人们还用黄纸剪一些纸马到坟地烧掉。近代又改换成用纸扎成纸牛、纸马了。最原始的满族挂钱叫“挂旗”,作品简单粗犷,只是在一张方纸上剪上粗犷的花鸟、树叶,后又剪成方块的形状,称之为“盘肠”,象征“吉祥如意”。随着人类文化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,挂钱的意义也随之比较鲜明了。一些民间巧妇们,在过年过节时,用五色纸剪出精美的挂钱悬挂在门框或窗框的上方,示意“吉祥”,也给节日带来一份喜庆。据三家子满族乡姓关的老人说,满族家一看门上的挂钱,就知道是那个旗的家族了。特别姓关的旗人,头关挂白色的,二关挂兰色的,三关可除了以上两种颜色随意挂。据史料记载,正白旗人家,全是挂白色的挂钱,正黄旗是黄色的,其他旗也是按着旗的颜色来挂。据杨泡满族乡松林村的老人祖秀云说,在清康熙年间,民间就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,“四方方一块匾,上面窟窿套着眼,花红柳绿是年节,五谷丰登太平年”。

过流传下来的这段顺口溜,大体上描绘出了远古挂钱的形状和内涵,智慧的满族先人利用剪纸挂钱,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由于作品美化了人类的生活,流传至今。现在每逢年节,家家户户都用剪纸剪出美丽的挂钱,挂在门框的上方,以表示吉祥如意,风调雨顺。

(摘自《琿春满族》)



养活孩子吊起来

边地风情

琿春满族文化艺术之——剪纸

游在琿春



高飞 摄

吉林琿春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,每年都会有虎头海雕、白尾海雕、北椋鸟、银鸥、西伯利亚秃鹫、大雁等珍禽水鸟路过栖息歇息,补给后飞往西伯利亚地区,其中,虎头海雕和白尾海雕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,数量少且十分珍贵,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鸟友和摄影爱好者,前来记录每年一次的珍禽盛宴。图为琿春龙山湖白尾海雕在打鸟。

经贸剪影

琿春的商业发展(二)

座商 琿春设立协领衙门后,衙门附近住宅亦随之集中,内地来的汉族商人在衙门附近设起小本经营的杂货铺面。初期,琿春市面无货币流通,商铺以赊欠方式,将商品预售给用户,用户以当地土特产同商铺结算。咸丰八年(1858),琿春市面的铺商已有31家。

咸丰十年(1860),《中俄北京条约》将琿春海滨全部割给沙俄。《条约》中虽明定“空旷之地,遇有中国人住之处,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,俄国均不得占,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”,实则恰恰相反。沙俄在滨海一带刚刚立住脚跟,便不按《条约》行事,对中国人沿海渔猎进行种种限制,琿春人去赶海者大量减少,城里商号也随之逐年减少。同治四年(1865)官府对各商号开始抽收银税,只有21家商号纳捐。19世纪80年代,琿春开禁招垦,增驻靖边军,金银矿正式开采,给琿春商业带来了转机。光绪七年(1881),协领衙门升格为副都统衙门,修衙署,建城垣,整顿市面,将城北门外西侧辟为牛马交易市场,东门外以东地方,为粮草柴米交易市场。为扶持琿春商业,活跃市面金融,打破以银两为货币的单

一局面,副都统依克唐阿于光绪八年由省城运来制钱四千八百吊,四成制钱为一包,共12000包,此为琿春银钱两用之始。光绪九年(1883)8月,从省里借来发展商业用银10000两,月息一分借给商号。同时,调动靖边军和四乡居民,修整通往宁古塔、南岗以及三岔岔的道路,使进出琿春的货运量大幅度增加,店铺亦逐年增多。光绪十三年(1887),琿春商号已有铺达(铺长之意)5家,此时,在南岗地方亦发展商铺20多家,并有铺达4户。

光绪二十四年(1898),琿春城内外各商号达129家。琿春商业刚刚兴起,光绪二十五年腊月二十八晚,一场无情大火,烧毁西城门外四十九家店铺。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五日沙俄入侵,清军在奔城逃遁之前,将大商号洗劫一空,继之沙俄军接踵而至,烧杀抢掠,几乎将琿春夷为平地。店铺变成断壁残垣,商民四处逃亡。

1905年12月,日本政府又强迫清朝政府签署了《东三省事宜条约》,开琿春商埠。日本人杉浦辰次郎乘沙俄侵占琿春之机,在琿春西门外路北,挂出“浦杉洋行”的招牌,随之日货大量涌进琿春市场。

光绪三十三年(1907)正月,沙俄撤出琿春,地方政权完全回到副都统衙门手中,新任副都统陈昭常,着手振兴琿春实业。在商业上广开货源,增加进出口货物,琿春又增加一部分新开业的商号。如:“东昌庆”“天兴涌”“自元成”“春成涌”“福海泉”等商号,副都统衙门于本年四月初一,向省实业厅呈请设立商会,由琿春地方63家商号推选马善平为商会总理;董董九人分别是孙宪思、孙东生、李景溪、吴士科、刘玉、肖义精、曹广珠、高维新、姜代耕。至光绪三十四年(1908),入会商号已达97家。由商会出面,调解商业资金,从国内外广开货源,控制市面物价。是年,来自自境海参崴的进口商品主要有:布匹、石油、火柴、海带;食盐、咸鱼、烧酒等,总额达官帖150万吊;向俄境出口商品主要有:豆粕、豆油、牛、猪、野菜、毛皮、杂货等,总额达官帖158万2千吊。宣统二年(1910)5月,城南琿春河港口投入使用,港口后面便是义和货栈。船运开通,琿春成为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,商业进一步繁荣。

琿春商民往返频繁,特别是内地一些地区,需要进出口的货物,须经琿春才能转口,使琿春城,车

船云集、市面活跃,在码头上的货栈、商店铺面不断增加。到1920年县城商号已达400余家。本年9月12日和10月2日,琿春县城遭到土匪两次抢掠。在这两次匪患劫难中,琿春城内外所有商号几乎完全破产倒闭,其中较大的百货商“同顺成”,1870年前就在琿春城里开业,1889年曾任城内商号铺达(长),年进货量最多。1920年,因遭匪劫而倒闭。

匪患之后,琿春汉、满人家的商号,不甘心就此垮下去,纷纷要求商会和县知事从资金上给予支持,一方面免受歇业之苦,一方面要奋起回商埠地日商抗衡竞争。当时,县知事曾向省官钱局请求低息贷款一千万吊,以解救商号倒闭之危。吉林省官钱局拖延二年后批下二百万吊,杯水车薪,解决不了琿春商号的燃眉之急。再者,商埠地日商进口商品,只缴纳海关税的三分之一,中国商号进口的商品,不仅缴纳海关税,还有销场税以及有其他各类杂捐。同样的商品,同一价格出售,日商可以赚大钱,中国人开的商店,扣除各类杂捐后,不但没赚头,还得往里贴点。1920年前,开业的琿春地方商号,仅存39户,是匪患前的十分

之一。1922年11月15日,俄国境内由苏维埃接管滨海边疆区的政权,对中东边境管理控制越来越严,琿春商民运货过境,任意扣留车马货物,将货主及车主投入监狱。1928年春,中俄边境俄方一侧完全封闭,割断了边民贸易,对琿春商业又是一次打击。由于边境封锁,致使一部分商店破产。我国著名作家路宾基的父亲在琿春城内外曾开设两家商店,蒙受重大损失而歇业。

日商在此期间,将资本和日货大量投向琿春市场。1920年前,琿春商埠只有数十户日商。1922年4月,在琿春设置一个日本金融部,为日商在资金上做后盾,到1926年,日商(包括准日)已扩展至126户。另外,日商在纳税上还享有特殊权利,整个琿春市面几乎被日商日货垄断。当时的琿春农村商业,个别地方比较发达。距县城一百多公里的东兴镇从1925年始设镇,招来商号。到1930年各类商号发展到近百家,其他如马滴达、柳河河子、敬信沙坨子等均超过20户商号。(摘自《琿春朝鲜族》)

红色档案

回龙峰人民的革命斗争(二)

1930年秋,金奎凤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回龙峰开展斗争,他首先把高学俊、金奎权、柳兴京等3名同志发展成为中共党员,并在回龙峰建立了中共琿春县金区(敬信)区委,由高学俊担任区委书记。金区区委下设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妇女部、通讯处等机构,还有青年团、反日会、农民协会、儿童团等群团组织。区委成立后,相继发展了70多名中共党员,先后成立了西支部(回龙峰支部)、南支部、北支部、东支部等4个党支部,当时,西支部书记是金奎权。从此,回龙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。

1931年夏,崔在明在回龙峰北山发现了能容纳20多人的天然石洞。后来,他们利用这个石洞,经常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,印传单,进行抗日活动,并巧妙地同敌人周旋,躲避敌人的一次次“讨伐”。

1933年春,金区区委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安尚吉(又称安吉)同志,为了组建被破坏的回龙峰支部,来到此地后患上传染病,被安置在石洞里。白天他躲在石洞里养病,晚间召集金斗岩、金奎燮等干部开秘密会议,研究组建党支部的事宜。当时,回龙峰支部在遭受敌人破坏的情况下,在区委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活动。他们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,越江到朝鲜联系金德顺(教员)同志,从柳亨根、柳胜根开设的商店购进布匹、鞋、纸张等物品,又从金仁洙(医师)处购入药品,送给抗日游击队,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斗争。

当时,妇女和儿童们冒着生命危险,想方设法把秘密信件藏在发髻、破棉袄等处,巧妙地避开敌人的监视和搜捕,出色地完成了传递任务。回龙峰党支部,旗帜鲜明地提出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“打倒一切汉奸、走狗”“打倒一切土豪劣绅,废止苛捐杂税高利贷”等口号,广泛发动群众,开展减租减息斗争,没收亲日走狗金桂凤(屯长)、金河京(宪兵)、地主韩道义的粮食,分给贫苦农民。

1931年秋,金区区委书记李凤洙(别名崔老头)到回龙峰召集秘密会议,传达了中共琿春县委关于夺取武器,扩建抗日武装队伍的指示,并研究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装备自己的计划。他们首先发动群众进一步掌握整个金区区内地主、

汉奸、走狗们手里共有20余支枪支的情况后,他们用木枪代替真枪,乔装打扮冒充宪兵队、自卫团等,智取伐登税关的“七星星”手枪,又夺取了陈姓地主的德制盒子枪、步枪、猎枪等7支和侨人牧师金太旭的步枪1支。自1931年至1932年,在一年多时间里,他们共夺取了各种武器25支。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金区游击中队,中队长为朴枝荣。金区游击队在朴枝荣的指挥下,利用夜间偷袭玉泉洞,处决了几名亲日走狗。

1932年秋,他们又突袭五道泡玉泉洞领事分馆派出所,处决了走狗保善(别名老毛子)。同年10月,袭击五家子,处决了走狗金龙学。1933年1月,游击队在西架山和回龙峰,处决了地主朴公飞和走狗董用男、金河珍,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,大长了反日群众的革命志气。

从1932年开始,日寇向金区进行疯狂“讨伐”,杀害抗日干部和反日群众。1933年2月9日凌晨,日寇纠集龙井讨伐队和玉泉洞武装自卫团,在叛徒金奎炳的带领下,向回龙峰进行“讨伐”。敌人一进屯,便焚烧房屋、草垛,挥舞刺刀把全屯老百姓强行赶到柳光根的院子里,并把抓来的抗日干部及其家属金奎用、金奎善、金京珍、高顺爱(女)等,关在屋里进行拷打、审问,妄图了解党员的去处和组织的秘密。金奎用等几个人被打得遍体鳞伤,但他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,守口如瓶,临危不惧,视死如归。最后敌人无计可施,恼羞成怒,把金奎用、金奎善、金京珍等3人绑在牛车上押到西沟杀害。

当天,金成男、金男善、金致益等同志准备到秘密石洞去躲避,在半路与讨伐队相遇不幸被枪打死。日寇讨伐队又在回龙峰制造了“六人惨案”。

由于游击队事前预料到敌人来“讨伐”,提前隐蔽在石洞中,才幸免于难。从此,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金区,到处接连发生惨案。根据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,金区区委为保存力量,决定把抗日骨干转移到别的抗日游击根据地。后来,在中共琿春县委的安排下,回龙峰党支部成员和一些骨干力量,陆续转移到汪清县金仓等抗日根据地,继续坚持革命斗争。

(摘自《琿春朝鲜族》)